

奋力谱写长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海口酒馆

□ 田叙

正如所预言的那样，起初，没人相信我来说的每一个字——太阳落山之后，船带着光环归来。

我一字不落地把它们写在贴墙的卡片进备忘录，然后让自己慢慢忘记。他预知有人相信我的醉话——但他定会在后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回到这里，请我同学中，他的名字这些年已没几人记而“蜥蜴”这个绰号常常被不经意间提人们描述地玩捉迷藏时何善于伪装，自己装扮成一只爬虫的样子，也有人说他是一只可怜虫，以海盗船长的名义——毕业典礼上表上班花挑战大熊的，可毕竟照完了他还没有过来。除我之外，并不知道消失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的家小城里住过的房子。

郊外河滩的一片废墟上，我找到了那个家都要在床头衣帽架上的竹编笼子，敞开看，那只大肚子蜥蜴不见了。动物都有追踪主人的本领？这一话题争议毕竟蜥蜴可没长着一副善于嗅探的狗但谁又说得准呢？面临绝境时，动物们都有一种洪荒本能，譬如感到食物匮乏危存而迁徙的大象。我相信这是一只忠诚易。几个月后，河岸对面入海口山崖边的一副蜥蜴骨架像是佐证——它昂头着天涯，我想它的主人一定是出海了。

他的消失让我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目光轰然坍塌。我也被安了个撒谎者的头于“蜥蜴”多年以后会发迹归来的预然成了一个笑话。塔罗牌也许会说谎，相信酒后的“蜥蜴”和我一样——一口吐真言，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这些年来我忽视班花的暗示和大胆表白，就等着来为我践踏——那碗献血为盟的酒里着我们彼此的血液，我想我必须做点什算我欠他的，他是为我出头才和大熊的梁子，记得那是高一下半学期，班里一个眼睛好看的女孩被选为了班花。那次，她放学回家的时候被几个排外的同生……要不是那句“有娘生没爹养”话音，我或许还是那个躲在角落里胆战心惊者。我并没有后悔站出来。我们相互一起反击，一起挨打，我们就是这样认如果不是“蜥蜴”过来，可能我就不是了校卫生室而早就住进了医院，我以为是喜欢班花才挺身而出的，但他却摇摆。他说，等哪天他把大熊撂趴下就宣一消息，光明正大地把班花给我“赢”过为我护花使者。然而，他的失踪造成食言，他欠我的。

那天下午，他来找我的时候没有任何异们偷偷溜进小酒馆，等调酒师要把戏玩了一把塔罗牌。他戴着我送他那顶海盗船长的帽子，直视窗外迷蒙的海火红的晚云恍然一件刚出炉的海盗披肩见没，他咬着一张塔罗牌咬着一个个十年后的今天我会带着光环归来，在请你喝酒，一切都将归于寂灭。我问寂什么时，他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去向上帝的手势。昏暗的灯光并照不出我们的实际年者为我们开了酒，我第一次就爱上了带花椒味的烧酒和灼喉的快感，它让我不再三好的学生再不腼腆。如同咬在橡皮上一样，我们各自咬破手指，分别在的杯子里滴入两滴鲜血，轻轻摇晃杯饮而尽——我终于承认喜欢上了一个的眼睛是琥珀色的，她走路时马尾辫一甩，步态轻盈如云，她笑起来的时候深一浅两个酒窝，鼓起的腮帮如含着仙桃般，弯出月牙的嘴角常露出两颗俏皮子……我常等在她必经的路口，能感受迎面怀抱的晚风与我相拥。只是，我没有多看我一眼，我总是低着头看她慢的脚步。她有时会跺跺脚，然后娇哼一声快速跑开来，如果，我说是如此时路过，我一定会鼓起勇气抬头看美丽的眸子向她表白。然而，当酒醒后，然感到有些难以启齿，且对“蜥蜴”的承以期待，尽管他的离开毫无征兆。

离开小城前往异地求学之前，我在城里一家百年老酒馆门前拍了一张照片作念。当洗出照片时，我发现，背景小酒馆窗户上趴着一只蜥蜴。我确认自己不走眼，那可不是一只壁虎，还真行且珍她盯着我微驼的背脊。我怅然转身，眼又现出那个伸出胳膊拦我入门的侍一酒馆不对未成年人开放，侍者矮小恭敬把我赶出来后，我瞥见小酒馆内隔着

没探到底或许和遗传有关，正如一个踏风破浪的船长，先是从一个潜在的水手做起一样。藉此试探能否在“海D酒馆”谋个酒保差事的我发现，当年那个把我拒之门外的侍者现今已是这家店的老板，据说脑子早已喝坏，因脾气暴躁让客人越来越少，一度因为价格谈不拢才没把酒馆兑出去。其实，没人出价接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熊放出了狠话——小酒馆对他的胃，谁敢接淹了谁。大熊的霸道在当年校花事件上就曾轰动一时，如今虽因混社会坐了轮椅低调了许多，但余威尚在。

那里头是什么？我指着展示区最上层酒架那个扁肚子茶色酒瓶问。

蜥蜴。侍者微笑着。
What？我有些惊讶道。
是一只蜥蜴，自己跑进去的，醉死了……

我突然有些愤怒。我不知道是为了父亲还是“蜥蜴”那家伙，或者像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那样，单纯为了那只可怜的小动物吧。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该做点什么了。

那瓶酒怎么卖？我强忍怒火。
非卖品，不过，喜欢尝新鲜的话可以去找老板。

“咚”的一声，我一拳砸在桌子上，侍者脸上延展的微笑立马刹住，不知所措地瞟向早就注意到了这里的老板。

气火倒不小！老板摇着扇子过来，自顾坐在对面，抽了一口烟袋才侍者递了个眼镜，不久，那瓶浸泡着蜥蜴的展酒就放到面前的桌子上。

这酒我要了，开个价吧！我说。

不卖——老板笑笑说，你们这些小年轻仗着老子有几个臭钱就知道挥霍，猎奇，什么都不敢吃，这可是一只蜥蜴！

你这样做很残忍吗？

哦，你是说它？老板指着瓶子里的蜥蜴说，它只是喝醉了，睡着了而已……

它还活着？我自然不信能和大熊周旋的

酒馆老板是个傻男。

当然，要不怎么能成为镇店之宝呢。老板呵呵笑着。

怎么可能？我怀疑，这老家伙果真如坊间传言的那样喝坏了脑子。

开个价吧，我再次说道。

真想要？老板收敛笑容合上折扇。

现金还是转账？我说。

这可是祖传的镇店之宝，当然随店转了。老板指指门口贴着的转让告示说，否则，免谈……我一时间有些愣怔，曾祖当年可不只是个善茬，据说还砍过老虎的下体泡酒，难道真是出于先祖的罪恶之手而留存至今。

老狐狸一挥扇子走开了，不忘带走了桌上的那多半瓶老酒。

随着店主浑圆的肚子缩回到柜台后面，我的记忆也在回溯。“蜥蜴”一家原本不是小城的原住民，但无论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的却无人知晓，他们一家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住简陋的帐篷，这不是他们家穷，而是生活习惯的使然，或者他们压根就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待下去的打算。起初，沿河只住着他们一家人，没几年养蜂人也定居于此，再后来收破烂的、躺平的、野营的也开始到来，于是慢慢变成了一片棚户区。受不了母亲唠叨的父亲干脆把酒坊也搬了过来，从此，我便有更多的理由来此游戏。我记得不止一次“蜥蜴”躺在帐篷顶数着星星盼着长大，逃离家庭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比如喝酒。“蜥蜴”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盗船长，问我的梦想时我说赎回祖上的小酒馆，这样就可以天天喝酒不掏钱。我曾听故去的祖父说过，我第一次沾酒还是在三岁大的时候，被喝得醉醺醺的父亲惯得，是的，你没有听错，是娇生惯养的“惯”，可如今想想，能够醉死的男人“惯”我喝酒的动作会有那么温柔？

作为酿酒师，父亲睡在酒缸里再也没有醒来，而他的接班人还不到应该喝酒的年龄。我知道，他有一个愿望，想把“海D酒馆”弄到手，但他并不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或許是从小遭遇过酒精暴力的缘故，让我行事

畏缩，而父亲则认为我的懦弱继承于母系一族，没有水匪的强悍。听祖父无意中说起过，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水匪头子，喝海了才被人砍了头。家里能出一个胆小的男丁或许就是被吓的吧，因为，母亲的祖上曾经参与了那次猎杀曾祖的行动，而后被自己的梦给活活吓死。

我庆幸自己一天一夜醒来后脑子没有傻掉如今还上了大学。我偷看过班花报考的志愿，还若无其事样与其选了同一所城市的学府。我暗自庆幸在校园贴出的“光荣榜”第一列看到“黎若兮”这个名字，紧随其后也找到了我自己。在“蜥蜴”消失的一年里，我也长大了一岁，我开始敢于正视她的目光，渐渐，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郊游，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忧愁，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依然是班花，可在我心里她早已是那个自愿默默守护的女神。然而，在大二那年，她的父亲突然出现要把她带到泰国去，在得知我只是她同学后，送她去机场的路上，两个男人再没有过多的交谈。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如同“蜥蜴”突然消失的那会一样，我难过的想要喝醉。送她到机场，我选择直接转身走开，我不敢看她的背影，不想让她看到我流泪的样子，心里默念着她早点回来。一去三年，我们彼此再不联系。她应该就留在国外，而我就应该回到小城，然后盘下这个父亲念叨过的小酒馆开始醉生梦死。

开个价吧，我亦步亦趋跟在老板身后。

你不惧大熊？老板斜着眼睛过来。
他是我同学，我说，我们都是文明社会里的文明人。我知道大熊好面子，一直在打造文明人形象追求漂亮女人而花着心思。

店老板说了一个“好”字，从柜台下拿出一只袖筒。我没想到他还会来这一手，好在我自然懂得拿捏。年轻还是有点优势的，老姜虽辣却也怕肾虚之力，手上的功夫自然差了些，大拇指被我压得死死的……没有律师在场也能顺利谈成这笔交易，叫我心情大好，多喝了几杯竟然有了些醉意，踏风踱回到露营帐篷不久便昏昏睡去。(未完待续)

生活本身就是意义

□ 苗台

你独自一人

无人知道

并非是一无所有

只是不再去盼望

更多东西寄托于东西

带来某种改变

走少有人走的路

最终成为了你自己

王小波养过一头特别的猪

四五岁、又黑又瘦

两眼却炯炯有光

它敏捷、灵活，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狂放不羁，不听指挥，到处游逛

极具“个人主义”

三毛从小到大休学退学

就是不好好上学

也不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结婚不要花

沙发用棺材板制作

不要钻石和名牌

有的只是棉布长裙、宽袍大袖

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些人

过着不同于大众的人生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努力生活着

但这样的选择是否适合大多数呢？

陈鲁豫说“生活本身就是意义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我们会的方式尽力而已”

像王小波杂文里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或跨越栏杆去寻找新的生活或在围栏里晒太阳、无所事事

怎样都是一场人生我们各自的人生

围棋浅悟

□ 高鹏飞

中华上古贤人。尧制围棋喻子民。

规矩庄严当自守，方圆灵动可依循。

功成有我不偏私，局定劳身未歇身。

弃道万千无足辱，窃为史海一微尘。

鹊桥仙·今情叹

□ 唐朝和尚

鹊桥飞架，仙缘再续，犹忆昔年情厚。相如琴意求凰，更有那、英台蝶。

今朝尘世，爱皆标价，铜臭迷人心圈。真情难觅梦成空，只留得、金钱利诱。

秋吟

□ 薛继斌

知了高声报孟秋，金风约我小桥头。青衣玉米迎人笑，绿叶芙蓉逗鲤羞。

树下垂翁才掷线，花边飞蝶即追钩。

回身远望西山色，无限斜阳醉眼眸。

千万工程惠西汉

□ 陈虎林

又见乡村笑语鸣，风光旖旎赛蓬瀛。花开着意三街变，路铺虔心六巷行。几处房前成广厦，谁家屋后置凉棚。香园五彩寻诗味，旧地容容现靓城。



刊头题字：

苗志杰



唐宋诗人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很有名，尤其是他的那些贴近生活、即兴而发的